



10688

朱子文鈔卷第九

序

金華潘公文集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獎。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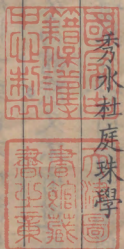
朱子文鈔卷第九

采山亭

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爲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慾病根也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嗚呼。若故中書舍人金華潘公者。其真孔子所謂未見者哉。熹雖不幸。而不及掃洒其門。然讀其書。而猶喜於有

歷敘生平無一非剛

以得其所存之彷彿也。蓋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肯託昏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矣。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巢



唐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已。紹興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帝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寐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服喪還朝。又以廷叱奏。

朱子文鈔卷第九

二

采山亭

事官而忤旨以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入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鼎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嘗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生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爲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諫。確然亡慾。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

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歎剛者之不可見。況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伸其志以沒。其條奏草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自然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咏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益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子。今廣州使君時謂熹蓋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三復其書。而劉其梗槩。附於書首。以告觀者。且將時出而伏讀之。以自厲焉。公諱某。字義榮。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廣州字德郎。少學於公。植志行身。甚有家法。數爲郡守部使者。愛民戢姦。不憚大吏所至。皆有風績。云淳熙丙午春三月。己卯朔旦。具位新安朱熹。

朱子文鈔卷第九

三

采山亭

謹序

序潘公文集而因書其大節。立朝剛鯁。百折不撓。凜然使人生敬。

易學啓蒙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

朱子文鈔卷第九

四

采山亭

真逸手記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無求不應有感。必通此亦自然之理。何思何慮之有。啓蒙四篇所謂暗室千年青燈一照者也。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寔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宐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余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學於習。

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据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乎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筦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朱子文鈔卷第九

六

采山亭

說無不考究詳明。故文公最爲服膺。序中所云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是也。但其書中有云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各差一分更迭。以吹聲應氣和。則黃鐘信矣。未識曾有試之者。

否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唯唯。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則。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洒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明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淳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呶。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朱子文鈔卷第九

七

采山亭

言言實理匪惟初學之箴規抑即入聖之階級也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何可不慎之於蚤小學一書易所謂蒙以養正也

朱子文鈔卷第九

八

采山亭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奪。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

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

朱子文鈔卷第九

采山亭

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察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之聖經賢傳乃前紹五帝三王之治統後維千秋萬世之人心者也。上而帝王下而師儒雖出處不同其揆一也。孟氏歿後知者遂鮮。得程氏爲之表章。文公爲之采輯。聖門絕學粲然復明。其功固當與天地並垂不朽。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入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

朱子文鈔卷第九

士

采山亭

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

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歿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

道統之傳脈絡貫通

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聖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溢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

朱子文鈔卷第九

十一

采山亭

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子思中庸上接堯舜禹道統之傳。固是確然不易。至云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自非細心體認融會貫通。安能說得如此透關朗徹。

朱子文鈔卷第九

十三

采山亭

雲龕李文集序

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此愚所以每竊有感於參知政事隴西文敏李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蓋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泰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宮徵相宣。未有能優劣之者。而李公以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牋奏。富瞻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闢衆後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徒規規然。務爲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

朱子文鈔卷第九

古

采山亭

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扈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然。事出非意。羣公愕眙。不知所以爲策。公獨挺身赴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渠。喻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爲所以離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爲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覲顏之語。嗚呼。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加。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公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絕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默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

炳若日星。是以天下之心論。至於久而復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哉。頃年公孫故建康通守諡。嘗以公之遺文屬熹爲序。熹以不文。謹謝不敢。今年通守之弟齊安史君說。又以爲請。且曰。孰之請。非有他。獨願得一言。以發明公之大節。使後世之知公者。不獨以其文而已爾。熹於是乃敢拜受其書。而三復焉。因竊論其所感者如此。以附篇後。蓋公嘗受學於其世父右史樂靜先生。而樂靜之學。又得之高郵孫中丞。眉山蘇承旨。其下寧付授之意。今略見公所撰樂靜文集後語中。有本者固如是也。紹興元年冬十有一月某日。具位朱熹序。

朱子文鈔卷第九

五

采山亭

苗劉之變事起倉猝。而李公能逆折兗渠。以大義陰贊宰府。以謀畫高宗御札。辭氣凜然。乃世徒以文字知公。則大節反爲所掩矣。宜文公特爲表著。發其幽光。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避。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

朱子文鈔卷第九

六

采山亭

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徊還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

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嚮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剛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

朱子文鈔卷第九

治心養氣者修身之本。有志之士未有無本而能有爲於世者。也。豐公有本之學。故清明純潔無一毫之歉。文公表而出之。蓋深望讀公之書者皆知循其本而用力也。

孫稽仲文集序

蘓臺孫侯稽仲示予以其所爲文曰谷橋愚葉者十巨編曰予之用力於此深矣子其爲我評之熹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嘗讀稽仲兵要之書矣觀其述作之體不爲文字之空言而必要於實用此其志豈獨求以文鳴於世而已哉今得此編而讀之則其律令之嚴關鍵之密又若未能無意於文者然其不爲空言而必求有以發於物色事情之實則猶兵要也意翻空而易言文徵實而難工昔之用力於文者蓋已病之是以谷橋之篇驟而讀之初若艱深嚴苦而不諧於俚耳至其合處則又從容閒暇流暢發越若律呂之相和雌雄之相應此其用力之淺深世當有能識之者不

朱子文鈔卷第九

大

采山亭

待予言而後信也至於談經之趣足以見其文之所以爲於論事之章足以見其學之所以爲用又皆明白磊落間見層出於其間嗚呼是亦富矣異時有志之士蓋必將有考焉又不當專以文章利病而言也紹熙癸丑七月既望新安朱熹書

不爲空言要於實用此文之有本者也空爲識者之所鑿賞

武夸圖序 乙卯中秋

武夸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安府崇安縣南二十五里有山名武夸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崑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挿石罅間以皮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夸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羣峰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然舊記相傳詭妄不經不足考信故有版圖迫迫湮漫亦難辨識今冲佑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於其鄉借隱顯之間為能有以盡發其秘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主為題其首以祛舊傳之惑云

生為君長沒以為仙僻遠之鄉往往有之不必以詭妄相傳也得此一序足以正之

朱子文鈔卷第九

九

采山亭

韓文考異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空。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畧。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祕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古人之書爲校讎者妄改以訛傳訛者多矣。韓文諸本同異文公必兼而存之。雖有所疑而不敢偏廢。亦猶孔子作春秋於郭公夏五之類。有闕疑焉。蓋慎之也。

書韓文考異前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朱子文鈔卷第九

三

采山亭

此又爲舉正之弊而書也。舉正者，正其訛也。說之不正而有所曲，從非其旨矣。故文公更爲校定，一以文勢義理取其是而去其所未安。雖比者固不可無此卓識。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為文。畧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絕意。一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澗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為之把玩賞勩。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

朱子文鈔卷第九

三

采山亭

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為雜用今體。

高着眼孔

以下叙其所長

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節族抑揚。高下俯仰。疾徐之間。凌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為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為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為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衰莫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櫝而藏之。以

爲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閣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爲詩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益又有余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所知也。爲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穎昌。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厄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慶元己未七月壬子雲谷老人書。

少小相依馴至壯老學問之切磋詩文之點定所謂洞見其底裏者也困於場屋賡志云亡良足悲矣序意悽愴情見乎詞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權愉快適之語。空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

以下逐段評論所謂擇義當嚴

朱子文鈔卷第九

五

采山亭

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辛童。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空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蘓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

翁之詞。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徵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離騷爲屈原創調。而宋玉景差。乃爲正派。下此而流於宏麗。懽愉。則浸失其幽憂怨慕之情矣。亦猶詩自三百篇而後。漢魏乃爲正派。下此而流於纖麗靡艷。則浸失夫優柔敦厚之意矣。鼂氏集錄取後人之作。其辭義之有合於騷者。附之。屈宋之後。所以存夫正派也。文公刊定。乃謂考辭宜益精。擇義當益嚴。於繼之者之文。一一品評別裁。僞體無使亂真。此不惟鼂氏視爲同心。而或去或取之諸君子。亦當心服乎九京。

楚詞集注序

右楚詞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

三段抑揚盡致

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巳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扶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

朱子文鈔卷第九

五

采山亭

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末久而說

此下言後之儒者誦原之意甚少

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益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竝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

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彙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
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
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紹注書而不能深體乎作者之意。牽合附會。支離穿鑿。則其意及
而晦矣。文公於楚辭既嚴於繼之者。之去取復補夫舊注者之隱
字。括使千古怨懟激發之士。得白其纏纏難言之隱。三閭有知可
以含笑於汨羅淵底矣。

朱子文鈔卷第九

朱子文鈔卷第九

主

采山亭

夫詩教補古。發憤將終。之士。器白其豔。繼續言之。類三閭。而時已
所繼。矣。文公楚辭。繼續言之。辭。志。相。對。蘇。夫。舊。註。者。之。觀。
其於書。而不。論。繼。續。之。辭。意。氣。合。則。會。支。離。穿。鑿。俱。其。意。及
不。耶。來。者。身。不。聞。少。知。繼。矣。最。豈。是。與。俗。人。言。哉。是。以。或。以
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
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以。具

朱子文鈔卷第十

秀水杜庭珠學

記

畏壘菴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解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為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菴中垣屋庳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益荷之屬又皆列峙於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

朱子文鈔卷第十

采山亭

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為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庶幾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子居曰畏壘之菴自是閉門終日翛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庶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為醫請予記者

名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日新安朱熹記

瓜期需代假館以居而居停雅適此亦清白吏不易得之事庶
桑老子之徒雖治本清靜畏壘尸祝吾意未必有此佳趣

朱子文鈔卷第十

二

采山亭



桑老子之徒雖治本清靜畏壘尸祝吾意未必有此佳趣

瓜期需代假館以居而居停雅適此亦清白吏不易得之事庶

一日新安朱熹記

名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日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辟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藿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

朱子文鈔卷第十

三

采山亭

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子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入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熱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勵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升之本有意於存心而示以存之道此之謂成德達材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間。又退而間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爲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爲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

朱子文鈔卷第十

四

采山亭

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

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揚公所記如此熹惟

結深揚公墓誌之聲而知其意而敬

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揚公者然則

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

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

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仰俯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

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

結深聞于陳公之語而祀其祀之意

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已者以幸教此邦之人

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揚

級以上兩段

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

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爾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

朱子文鈔卷第十

五

采山亭

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

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

乎親而多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

具位朱熹記

游公為程門四先生之一祀於其鄉之學而為之記宜也一證

於揚公之墓誌再證於陳公之述忠肅師友淵源如是聞者可

以興起矣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崇安建之巖邑。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溫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溪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於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奠于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爲世標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蓋亦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攷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

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之爲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納之卑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爲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無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推重兩公全從諸葛君口中說出。後以數語贊美立祠。滾情婉。

致壘壘動人

朱子文鈔卷第一

七

采山亭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

朱子文鈔卷第十

八

朱山亭

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胃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我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

齋而屬子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
爲消長。故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
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
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爲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
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
盎然有所不能自己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顧其所以見
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
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
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九

采山亭

固當刻刻檢點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竒。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巖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竒始至而病焉。顧以敦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庾庖。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亦繚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竒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浚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

摭桂倫三字通篇以復性教諭爲教之主腦

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

夕修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

元本注宋軼漢論是帝王已說故

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於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為教者。卓然有以遠過

朱子文鈔卷第十

十一

采山亭

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修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為事。而

故其性厚其倫是石君今日可必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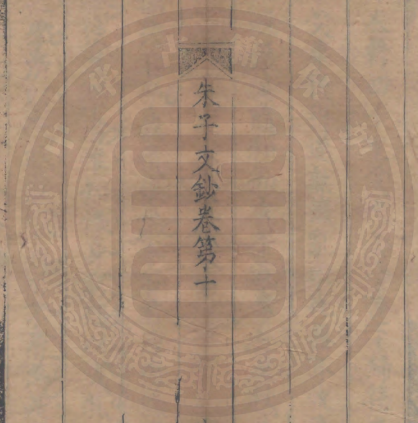
視世俗之學。所以于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敦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為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為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為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為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

石君嶽新廟學各得其正其經營亦甚苦心矣學校之設原以
教人敦倫復性也因此及之固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

朱子文鈔卷第十

三

采山亭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

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

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

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

此特為米有社倉多至四百餘貫為社倉本

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

千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

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

朱子文鈔卷第十

三

宋山亭

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

王公嘗得善法

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

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止。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

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

出倍稱之息。貸食憂存。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

惟漢易新粟倉紀為重儲存則社倉亦新矣

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

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

生土語。謂意亦以為多。安抑復斯助事。

飢。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

請者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

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

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况公從之。且命

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

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

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

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

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珥。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

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

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

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

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

朱子文鈔卷第一

古

采山亭

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

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

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

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

肯發。往往全其封鑰。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

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

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

為利。為弊。說并欲其有利無害。委在。有常無私。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

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

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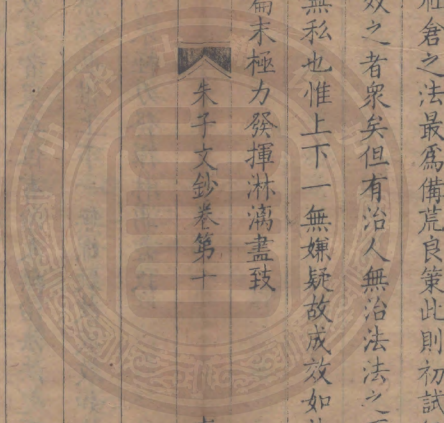
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然滿猪

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
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
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
於一時其視而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
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文公社倉之法最爲備荒良策此則初試行之考後此則他郡
縣之效之者衆矣但有治人無治法法之可以久行由於人之
有公無私也惟上下一無嫌疑故成效如此不然則扞格而多
阻矣篇末極力發揮淋漓盡致

朱子文鈔卷第十

壹

采山亭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早瘁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中。循石鑿。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湲。久而益

朱子文鈔卷第十

六

采山亭

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岬。深昧險絕。於

以下叙石臺前之勝

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灑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

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山之勝。自石磴始。由石磴而山門。由山門而石臺。以三處爲之。
綱。而於中所聞所見。殊覺步步入勝。

朱子文鈔卷第十

七

采山亭

雲谷記

首敘山谷之幽邃因作睡巷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為一區。雖當晴晝。白雲至入。則咫尺不可辨。

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

此下敘連岩南浦循洞前後左右七勝

堂。其間勝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

洞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

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勝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

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

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說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

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

朱文鈔卷第十

六

采山亭

俛入蒼巖。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

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為幽麗。下流

曲折十數。騰感沸涌。西抵橫石。如齧齶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

為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

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為亭。以

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艸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

此敘下壑摩挲勝

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

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為最

長。徑當其委。跌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

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

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

北下叙由谷口至晦菴前居左邊。

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窓。可坐可臥。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

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

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

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艸堂三間。所謂晦菴也。

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岬。其脊可耕者數十

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

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稍舊。岑蔚南峯出其背。

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

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

朱子文鈔卷第十

采山亭

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夸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

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

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

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毗即

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庵。西庵有地數十畝。

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

西垂相鬻。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

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城。

指在東寮之西。叙東寮之北及東北諸峯。

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

丈餘。四隕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

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瘡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梧桐。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峭削。古木彌覆。藤卉蒙絡。

前至百南澗始觀此澗北澗終矣

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鏡。下數十步。有

朱子文鈔卷第十

三

采山亭

勝并村民之田皆已獲之

巨石轟轟。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邨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貸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昔贊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綠崖壁。接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宅

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

此下敘得此名歷宜終老于此作說書其將題面以之自慰

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生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

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

此敘得愛之下之麻方主從居。而及少年棄妻子從之。爲僧者。豈敢然以其死於貧。而最

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

以自警

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

朱子文鈔卷第十

三

采山專

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叙次錯落名勝不窮。豈惟結字其中者有終焉之志。即百世以下讀是記者亦復情馳神往。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下。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章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

朱子文鈔卷第十

三

采山亭

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晡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

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嘉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嘉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於聽事寢堂無忘先人之戒於燕居之所無忘諸先生之教。凜凜父師。羹墻如見。至因敬義之名。而知合乎太極之論。通乎一貫之理。則非惟登濂洛之堂。且入洙泗之室矣。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某居守建康之明年春某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

是實事政教遺蹟

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克成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

朱子文鈔卷第十

十四

采山亭

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君某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喜發書喟然仰而嘆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歟烏得以大小而
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
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
以救蓄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
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
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
於爲已愛人之實而無虛言躐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
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
熹記

推美劉公兼勉孫沈二君彼得周也

朱子文鈔卷第十

奎

采山亭

上元爲明道先生所仕之地政教並美然以先生之學而仕宦
不甚顯則政之所及有限而教之所被無窮也故未幅專以教
勗之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灋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

若言明道是聖人救世苦

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歆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

朱子文鈔卷第十

五

采山亭

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唐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焉勝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憲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帝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度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容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

盡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古人有書明道立教以垂之萬世，後人願學窮理修身以達之天下，幸有藏書得以肄業，可不勉旃。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修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爲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弦誦以

朱子文鈔卷第十

着此段議論能射大有生色

天

采山亭

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

此師之不可不擇

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

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閭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吾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

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一尉耳能留心學校固是可嘉而文公爲之擇師并記其事此所謂成人之美者歟。

朱子文鈔卷第十

三

采山亭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_{通篇以天命作主}凶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

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

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嘗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效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朱子文鈔卷第十

采山亭

濂溪先生之學上接孔孟，下啓諸儒，繼往開來，功莫大焉。讀此記，知天生先生乃異，以斯道之傳也。絕續晦明所係，良非細矣。

其為人凡年以來，無事，嘗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效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一

采山亭

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

下遊於所學，文字其爲教雖有學校何益

最。若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棫，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奎山間。

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夔。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墮。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圯。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眈眈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敦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已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靜江當僻遠之鄉。佛舍充牣。而學宮褊陋。可勝浩歎。南軒先生

出臨是邦遠非鬼崇本教有功學校不小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三

采山亭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四

采山亭

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實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凶友建安魏君拱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

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构。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屬望不淺

宋時周程三先生尚未得從祀廟庭。而安石父子儼在俎豆之列。是非倒置如此。宜春太守爲敬夫之弟。理學本於家法。因新

郡縣而立三先生之祠。蓋將風示天下。使尊儒重道之意。遍于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五

采山亭

海內也。

此其北園遺稿。及宜春太守劉恭父之弟。理學本於家法。因新郡縣而立三先生之祠。蓋將風示天下。使尊儒重道之意。遍于海內也。

宋和陸君之先生。南生。而弟。理學本於家法。因新郡縣而立三先生之祠。蓋將風示天下。使尊儒重道之意。遍于海內也。

謝公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构。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构。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讀書先經後史。以及諸子百家。史多子經。諸子百家。見多子史。書原不可勝讀。而乃而摠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以科舉業等之。使人才汨沒其中。真可惜也。

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櫃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六

采山亭

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

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子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最誤人者科舉業也。士子窮年爲所束縛，而經史之書束之高閣，求其能讀焉而爲書肆，且不可得。況能通於心有於身乎。文公諄諄訓誡，勉其無爲書肆，彼能讀焉者固宜猛省而未嘗讀者，更當愧汗何似。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七

采山亭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像立祠於學。榜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爲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拯時弊。別白是非。邪正。使爲善者有所怙。爲惡者有所懼。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鯁切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八

采山亭

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爲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爲吾蕭令尹之賢。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爲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

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象。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榜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

五矣

不惟四賢有姚侯而可

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爲媿。阿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今侯之教也。謂子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

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耆寅，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文矣。今為立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高風清節人所共欽。蕭公墓三賢而為之立祠。姚侯慕蕭公而為之合食。建陽多才又多賢。令尹姚侯既興學聚書又為此祠。其賢亦何減於蕭公哉。



文子文

九

采山亭

其賢亦何減於蕭公哉

高風清節人所共欽

令尹姚侯既興學聚書

又為此祠其賢亦何減於蕭公哉

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亦與味哉無讓也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

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

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叙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二語後之學者。未有不講求其理。然而幾於聚訟矣。象山先生猶未免多所窒礙。况尋常學者乎。文公此記中。數語解釋明白了。然可使瞶者眼明聾者耳聰。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弦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萊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脩。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拊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墾田。立徭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

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顛嘆言曰。今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文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

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亾。特民之秉彜。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及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筇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今學之不如古也久矣。周禮鄉三物。誰復爲講究焉者。篇中致意欲挽一偏之見。而歸於聖賢之域。固是救世婆心。

臥龍菴記

臥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

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實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真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侵。

因勝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與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於乞解郡紱之時有搜竒剔隱之興惟宋時仕宦領此佳趣縛屋畫象鑿磴作亭使劉君舊跡粲然復新而敬夫有詩文公有一記所謂名勝待人而傳也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五

采山亭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采山亭記 敬夫有詩文公有一記所謂名勝待人而傳也 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氣不克逞其志。於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怪。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菴故址。于臥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六

采山亭

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爲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臥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爲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郡。來宿臥龍。君曰。臥龍之役。夫子既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爲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新安朱熹記。

臥龍劉君不可復見。而於西原得一崔君。敘其生平。竦然可敬。於以見畸人逸士。何時不有。亦在有心者物色之耳。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

求文之意極其真摯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七

朱山亭

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聞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

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及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循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大

采山真

癸丑縣人朱熹記

周子之學。統追前聖。教傳天下。固無論鄉寓遊宦。皆當祠奉者。也。其無極太極之旨。文公於他篇論之詳矣。此獨櫟括通書言簡而義該。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

是通篇主意

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有所移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九

采山亭

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修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敦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

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秘閣朱熹記。

上以其身心所固有者以爲教。下以其身心所固有者以用力。此三代之學校。賢才衆多也。時無論今古。地無論遠近。文中之

屬望良殷矣。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子

采山亭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陽中四郡填撫民夸爲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謂承流宣化爲何等事

僻遠長吏往往如此

是以其地今爲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夸之以爲

懿德同好誰甘下流

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蓋深耻之而未_有以_雪也_{淳熙}

八年今帥守韓侯始以經略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

爲之正田畝之籍薄鹽米之征教之以畊耨灌溉之法而紬其官

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陳說禮義廉耻之意以開

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

長吏如此聞者誰不興起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三

采山亭

行之暮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歲時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於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爲可書也然其爲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爲書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璧字廷玉長樂人世以清德顯云九年

冬十月庚申新安朱熹記

地雖荒遠非民之難化賢吏之難也韓侯作亭而額之曰知樂
苟非善政善教亦安能強之使樂侯能與民以樂又能信民之
必樂侯真賢矣哉宜文公之推重韓侯若此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三

采山亭



公... 真賢矣哉宜文公之推重韓侯若此

... 苟非善政善教亦安能強之使樂侯能與民以樂

... 必樂侯真賢矣哉宜文公之推重韓侯若此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口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於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業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能哉。特道盡世人之數能不爲兩者所倚何難進於聖賢之學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狗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已者。固已憚矣。况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不知爲學之弊二燭照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無道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圖書之理無所不該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識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五

采山亭

有本而言治者知識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乘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求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情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

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聞有能樞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于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韶爲濂溪先生過化之地。何可不讀先生之書。此周侯廖君汲汲於祠。以當夫親炙之也。此文先說盡士子不知爲學之病。而示以圖書之理。爲功甚大。去其病始能定所趨。圖其要自然著厥功。引掖斯人。可爲曲至。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兩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壇。壇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八尺。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毛

采山亭

風伯壇兩師雷師同壇

社二壇稷一壇

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壇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壺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于神。而安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

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天

梁山亭

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

前敘位置粹然後述祀典朗然讀之一過使人有竦然敬恭明
神之意

朱子文鈔卷第十一

元

采山亭

蘇子意

前敘位置粹然後述祀典朗然讀之一過使人有竦然敬恭明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互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

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危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累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况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延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僞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皆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取浮屠蕪絕之產以供泮宮肄業之士。此爲快事。應有快論。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卽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卽毛公棨。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姦。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鎮。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鄉捐軀。鹵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

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禀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感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可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

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朱子文鈔卷第一

三

采山亭

一邑之中得學行氣節者之多。固爲閭里之光。祠而祀之以風世也。邵侯撤其限以待來者。文公明所務以勵後人。此豈徒衢人所景行。凡爲學者可不勉旃。

10688

東之遊。昭對諸大學之書。而直瀛海。築翠之一言。其平吾論天下堂而亦志夫五君子之車。昔又何不映其故。緣之夫。對而辭。以別全齋之難。而於鞞其故。於昔又不與。而處之。爲也。然。願登。吳。英。無。以。鏡。其。事。矣。然。於。昔。也。無。以。表。其。跡。也。備。也。尚。也。昔。故。以。吾。常。而。不。可。是。昔。也。然。人。之。所。禀。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亦。不。可。言。而。對。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第。始。卒。之。

